

〈經學研究叢刊1〉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朱彝尊經義考

研究論集

下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

陳淑誼◎編輯



朱竹垞先生歸隱小長蘆以糾學著書自娛遠屏聲迹獨于里寓書於余曰纂尊所輯經義考三百卷今已就尤經之外旁及緯候唐宋以來碑版傳說搜采頗多公其惠踐前諾畀以序言

者也凡經之存佚於其人於其時有佚而若存者有存而面佚者伏矣漢興於殘煙斷燼之餘撥拾其遺存者存存而面佚者佚矣

乎有

經義之存莫盛於此夫

是以石渠之論稱制

亦曰論五經於白虎觀唐正觀中乃分列九經而唐之經義

露故事

秋而已

義之目

經制事雖守殘抱闕彬彬

林慶彰
蔣秋華

主編

陳淑誼 編輯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論集(下)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研究叢刊①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論集

主編 林慶彰・蔣秋華

編輯 陳淑誼

校對者 王清信・葉純芳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二八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八三六二〇

印刷者 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五〇巷四弄二一號

電話：(〇二)二三〇四〇四八八

傳真：(〇二)二三〇八六八二〇

定價

上下冊平裝七二〇元
上下冊精裝八二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再版

平裝：ISBN 957-671-713-2

精裝：ISBN 957-671-712-4

目次

目次

1

經學目錄巨著——《經義考》	吳梁	一五五
從目錄學角度看《經義考》	蔡瑱琪	一六一
朱彝尊的《經義考》	朱則傑	一六九
朱彝尊與《經義考》	陳祖武	一七五
《經義考》初探	曾貽芬	一七九
談《經義考》中的「《易》考」——兼及全祖望《讀易別錄》	王渭清	一九九
《經義考》所載今存或可考之北宋《詩》學要籍述評	黃忠慎	二〇九
《經義考》徵引《文獻通考·經籍考》考述	楊果霖	二二七
《經義考》所引《千頃堂書目》彙證	喬衍琯	二六五
論《千頃堂書目》、《經義考》與《明志》的關係	喬衍琯	三六九
《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說相關問題考述	楊晉龍	四〇七
四庫館臣篡改《經義考》之研究	林慶彰	四四一

下冊

《經義考》與《四庫提要》之關係	莊清輝	四七五
談羅振玉《經義考目錄》及《校記》	王渭清	五四九
羅振玉《經義考目錄、校記》研究	楊果霖	五五七
《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得敘例	喬衍琯	五九三
朱彝尊學術貢獻述評	朱則傑	六一一
朱彝尊研究資料彙編	王清信、葉純芳編	六二九
一、傳記資料		六二九
二、著作資料		八二九
引用書目		九〇七

《經義考》與《四庫提要》之關係

莊清輝

《經義考》初名《經義存亡考》，它是朱彝尊晚年家居之作，曾兩次上獻於朝廷，初爲聖祖南巡江浙之時，召見行殿，乃進呈所著《經義考》，康熙覽後，溫諭褒獎，並賜御書「研經博物」扁額，屬稿未竟，即不幸遘疾，校刻僅及一半，而已謝世。越數十年，其孫稻孫乃籲請盧見曾、馬曰琯捐貲刻版，而是時適逢四庫開館，詔求遺書，乃得全帙上獻，乾隆閱後，諭云：

朕閱四庫全書館所進鈔本朱彝尊《經義考》，於歷代說經諸書，廣搜博考，存佚可徵，實有裨於經學，朕因親製詩篇，題識卷首。^①

①見《四部備要》經部《經義考》，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印，卷首載《諭旨》。

故四庫館臣於編纂《四庫提要》經部之時，對《經義考》常加以辨正與採用。蓋《經義考》者，諸儒說經之書目也。

一、《經義考》之撰述沿革與體制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醞舫，晚稱小長廬釣魚師，浙江秀水（今嘉興縣）人，生於明思宗崇禎二年，卒於清聖祖康熙四十八年（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年八十一歲。少肆力古學，博極群書，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應試「博學鴻儒」科，以布衣入選，除翰林院檢討，入直內廷，參與纂修《明史》，其時與顧炎武、閻若璩頡頏上下，亭林有贈答詩《廣師篇》云：

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②

凡所撰述，具有本原，後因輯《瀛洲道古錄》，私抄禁中書，被劾降一級，雖補原官，乃引疾乞歸。晚年家居，以經學家局守一家之言，致說經之書多失傳，乃搜集歷代經學典籍，仿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體例，採朱睦㮮《授經圖》之說，作《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

②見顧炎武著《顧亭林詩文集》，頁一三四，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例，其蒐採宏富，網羅齊備，蓋「朱氏生國初隆盛之世，其時兵事既定，文化聿興，海內藏書家競蒐求遺書，大半皆先生同好所藏，咸得寓目，故得蒐採賅備。」^③

《經義考》爲我國書目上卷數最多之一部巨著，以記載經學之書籍爲主，考經學之書，《七略》謂之《六藝略》，晉《中經簿》改稱甲部，《七志》正名經典，《隋書·經籍志》定爲經部。而北魏盧昶有《甲乙新錄》，陳承香殿有《五經史記目錄》，唐李肇有《經史解題》，皆爲經史並錄，然一般所謂經籍，通指一切書籍，故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載王佐《經籍目錄》，佚名《國朝經籍考》，皆未必專記經書，惟《宋史·藝文志》所載歐陽伸（一作坤）《經籍目錄》十一卷，方得謂爲經書專錄之始。《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一卷，敘述《五經》、《三傳》之學，其書不傳，故未詳體制。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嘗溯經學之宗派，各爲之圖，亦未能精備。迨至明末清初，朱睦㮮、黃虞稷、龔翔麟，取宋章俊卿《山堂考索》之《經學宗派圖》，增訂校刻，首敘授經世次，次記諸儒列傳，次錄諸儒著述及歷代經解名目卷數。朱睦㮮又撰《經序錄》，取諸家說經之書，各採篇首一序，編爲一集。此二書雖非純粹之目錄體裁，而實開通考古今典籍，彙錄群書序

③見羅振玉撰《經義考目錄·校記·序言》，廣文書局。

跋於一篇之創例。朱彝尊《經義考》，即仿其體例而作也。

是編統考歷代經義之目，所集關於經學之書，非常宏富，初名《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因改今名，盧見曾刊刻《經義考》之時，曾加以說明，其云：

此書初撰原名《經義存亡考》，嘗以二十餘卷質吾鄉漁洋先生，於《居易錄》載其大凡。後先生以《葦竹》、《聚樂》、《淡生》、《一齋》諸目所藏，及同人所見世有其本者，列「未見」一門，又有雜見於諸書，或一卷，或數條，列「闕書」一門，於是分「存」、「佚」、「闕」、「未見」四門，刪舊名之「存亡」字，而名之曰《經義考》。^④

朱彝尊見聞廣博，學有根柢，其創「存」、「佚」、「闕」、「未見」四例，可謂體例精善，爲日後四庫館臣編纂《四庫提要》經部之時，提供不少有關書籍存佚方面寶貴之線索，容後再述。

《經義考》共三百卷，凡歷代目錄所著錄說經之書，先注其卷數、著者或注疏者之姓名，其卷數有異同者，則注某書作幾卷；再以一行注明「存」、「佚」、「闕」或「未見」；次列原書序

④同註①，《經義考·總目》卷下載《識》，頁九。

跋、古今學者論述該書之語，及其人之爵里，依時代爲次，使讀者一讀而知古來各家對該書之意見，則該書之內容與價值自然明瞭，此亦因目究學之功能；至於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語於末。可謂網羅宏富，爲古來諸家書目所未及。此書於乾隆甲戌乙亥間，盧見曾、馬曰瑄始捐貲刻版，補刊問世，彝尊之孫朱稻孫於《經義考·後序》曾詳載其事，其云：

自先大父賞志以歿，稻孫鋤口四方，矢懷莫遂，惟謹弔遺稿，未之敢離。雍正甲寅，得交嶠谷馬君於維揚，君好古博雅，篤於友誼，欣然約同志，欲爲我先人成此未竟之業，中有所格，不果。越二十年，歲甲戌，德州盧公重掌江南鹺政，稻孫謁公邗上，公一見即詢及《經義考》，因具陳顛末，公爲歎息者久之，遂首捐清俸爲同志倡，還以其事屬諸馬君。君由是與令弟半查盡發二酉之藏，偕錢塘陳君授衣、儀徵江君賓谷、元和惠君定宇、華亭沈君學子相爲參校，而稻孫仍率次子昌涼、長孫休承暨從孫壻同里金蓉共襄厥事。既踰年而剞劂乃竣，計一百三十卷，合前所刻一百六十七卷成完書。^⑤

然以其囊括千古，不能無遺漏，故乾隆中，沈廷芳已有《續經義考》，乾隆末年，翁方綱又撰《經

⑤同註①，《經義考·後序》。

義考補正》十二卷，凡一千零八十八條，以補書中缺略與訛誤，然四庫館臣所補正者亦甚夥，容後再述。又原書卷帙既富，且無目錄，檢閱不易，至民國二十二年，羅振玉因輯簡目，各書但錄撰者、書名、卷數、存佚，並拾遺糾繆，撰爲《校記》一卷，以記其輯佚情形。

二、《經義考》之評價

《經義考》共三百卷，爲空前一部經典目錄之巨著，此書所受之重視，如浙江巡撫三寶曾上〈表〉云：

朱彝尊勵志研經，學問淹雅，所著《經義考》一書，尤爲詳覈。……不惟學古之士遵繩尺於後來，並使傳述之家慰勤勞於在昔，垂諸藝林，實爲千載一時之盛。⑥

三寶所言，蓋非溢美之譽，不但窮經稽古之士有所遵循，四庫館臣得所津逮之處尤多。後人對此書評價極高，毛奇齡〈序〉此書云：

非博極群書，不能有此。

⑥同註①，三寶上〈表〉。

然此僅指其中著錄部分而言，陳廷敬〈序〉亦云：

茲先生所著《經義考》，至於三百卷之多，雖其或存或佚者，悉載簡編。余以爲經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畢具，而佚者亦絕其穿鑿附會之端，則經義之存，又莫有盛於此時者矣。微竹垞博學深思，其孰克爲之。⑦

而盧見曾補刊其書，爲之〈序〉云：

今觀《經義考》所載，雖其闕佚者過半，猶必爲之稽其爵里，條其同異，其存者在學士大夫之家，如得購而讀之，詎不爲厚幸歟！⑧

至於梁啟超在其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云：

朱彝尊著有《經義考》三百卷，把自漢至明說經的書大概都網羅齊備，各書序跋目錄都錄入，自己更提要批評，私人所撰目錄學書，沒有比他更詳博的了。⑨

又云：

⑦同註①，陳廷敬〈序〉。

⑧同註①，盧見曾〈序〉。

⑨見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一九二，華正書局。

清儒以經學爲學問中心，……朱竹垞的《經義考》三百卷，這部書把竹垞以前的經學書一概網羅，簿存目錄，實史部譜錄類一部最重要的書，研究「經史學」的人最不可少。還有謝蘊山（啟昆）的《小學考》，也是踵朱書而成。^⑩

以上所引，皆後人對其書之評價，較爲詳實之論。

然因其卷帙宏富，囊括千古，故得失互見，如《四庫提要》評云：

惟序跋諸篇，與本書無所發明者，連篇備錄，未免少冗。又《隋志》著錄，凡於全經之內，專說一篇者，如《易》類之《繫辭註》、《乾坤義》、《書》類之《洪範五行傳》、《古文彛典》、《禮》類之《夏小正》、《月令章句》、《中庸傳》等，皆與說全經者通敍先後，俾條貫易明。彝尊是書，乃以專說一篇者，附錄全經之末，遂令時代參錯，於例亦爲未善，然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傳經源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詳贍矣！至所註「佚」「闕」「未見」，今以《四庫》所錄校之，往往其書具存，彝尊所言，不盡可據，然冊府儲藏之秘，非人間所得盡窺，又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蒐羅遺逸，瑯嬛異笈，宛委珍函，莫不

⑩同註⑨，頁二二五。

乘時畢集，圖書之富，曠古所無，儒生株守殘編，目營掌錄，窮一生之力，不能測學海之津涯，其勢則然，固不足爲彝尊病也。^⑪

關於《四庫提要》評《經義考》註佚闕未見之書，不盡可據，將於下節詳述之。至於其他論及《經義考》之失者，如汪汝璥云：

自漢迄今，說經諸書，存亡可考，文獻足徵，編輯之勤，考據之審，網羅之富，實有裨於經學，惟所注「闕」「佚」「未見」者，今《四庫》所錄，往往其書尚存，蓋冊府儲藏，外間難覓，不足爲彝尊病。至卷首冠以我朝世祖御注《孝經》、聖祖《日講解義》，自屬體制應爾，若臣工著述，則當按時代先後，彝尊於編次時，亦未及詳訂，即如本朝成德所著之《大易集義粹言合訂》，列於前，而朱子《元亨利貞說》，列於後，殊爲參錯，第已刊布成書，難以改刻，惟令於《四庫全書提要》內聲明，以正體例，至其義在尊經，不惟汲古之助，並將昭示來茲。^⑫

汪汝璥之意見，四庫館臣已遵行之。又如羅振玉於所撰《經義考目錄·校記·序》中云：

^⑪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史部四一，目錄類一，《經義考》條，頁二—七六六。臺灣商務印書館。
^⑫ 同註①，汪汝璥恭錄敬錫御題朱彝尊《經義考》注。

然卷帙既富，疏失自不能免，如當時「未見」之書，厥後《四庫全書》及存目與諸藏書家恒有著錄者。其注「闕」者，亦往往人間尚有足本。……今存之書，往往但載史志及前人目錄所載卷數，而不載今本卷數，又書名或與今傳本不同，卷數與今傳本或異，或尚存之書失記卷數，或不分卷之書多至數百葉而誤作一卷，或誤以篇爲卷，或撰人名字仕履有誤，此則當時未及詳核，致有遺憾。^⑬

以上皆由注「闕」、「佚」、「未見」，而後世有書，並及於卷數、書名、撰者之誤，加以批評之，蓋卷帙浩繁，考據不週，在所難免，四庫館臣之糾繆與羅振玉氏之《校記》，足以彌補其失，而盧見曾更從其繁富精詳之內容，有資於後學之考鏡、參稽，給予極高之評價，盧見曾奏表云：

朱彝尊所纂《經義考》三百卷，博徵傳世之書，誌其存佚；提衡衆家之論，判厥醇疵。……

夫師友之緒言，挈領提綱，開卷瞭如指掌；升堂入奧，披函燦若列眉。實裨益於稽古之儒，宜刊布於右文之世。……臣訪存稿於其後嗣，乃捐餘俸以成完書。見淺見深，咸網羅而不失；識大識小，悉櫟括以靡遺。惟舊臣纂輯之勤，即古人精神之寄。況今者續一代文獻之

⑬同註③，頁一一。

書，補群儒經籍之志，論說有資於考鏡，見聞可藉爲參稽，較陳振孫之《解題》，更加繁富；比晁公武之《書志》，尤覺精詳。^⑭

此種評斷，洵屬允當，四庫館臣之取資於此書，蓋亦有由矣！

三、《四庫提要·經部》辨正《經義考》之誤

前兩節曾約略論及四庫館臣取資於《經義考》之處極多，而辨正《經義考》錯誤之處亦不少，蓋兩者之關係極爲密切，《經義考》取材宏富，而其疏失之處亦多，四庫館臣不煩辭費，加以辨正，今列舉於下：

(一)書名：四庫館臣辨正《經義考》所載書名之誤，有多處，今列舉於後：

1.誤以他書爲此書：如《周易要義》提要云：

朱彝尊《經義考》，群經類中，載《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注曰分見各經，然各經皆載要義，而《易》類則但據《宋志》載了翁《周易集義》六十四卷，不載此書，似乎即以《集

^⑭同註①，盧見曾奏表。